

白话夜谭随录

●「清」和邦额著 魏鉴勋 刘肃勇 田方译

● 中国传统文文化丛书

主
编
出
版

社





- | | |
|--------|---------|
| 白话老子 | 白话菜根谭 |
| 白话庄子 | 白话颜氏家训 |
| 白话列子 | 白话幼学琼林 |
| 白话孟子 | 白话龙文鞭影 |
| 白话荀子 | 白话忍经 |
| 白话管子 | 白话山海经 |
| 白话韩非子 | 白话古文观止 |
| 白话孙子兵法 | 白话续古文观止 |
| 白话四书 | 白话千家诗 |
| 白话易经 | 白话元曲三百首 |
| 白话易林 | 唐诗三百首今译 |
| 白话坛经 | 宋词三百首今译 |
| 白话金刚经 | 绝句三百首今译 |

ISBN 7-80628-089-8



9 787806 280898 >

ISBN7-80628-089-8/I · 25

定价：12.00 元

〔清〕和邦额著 魏鉴勋 刘肃勇 田万译

日话夜谭随录



三秦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丛书

白话夜谭随录

[清]和邦额 著

魏鉴勋 刘肃勇 田方 译

出版发行，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 3 号楼

电 话 (029)7264325 7263801

邮 政 编 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3

字 数 218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标准书号 ISBN7-80628-039-8/I·25

定 价 12.00 元

● 前　　言

《夜谭随录》收小说 161 篇，编成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是一部《聊斋志异》型的作品。内容以描写恋爱婚姻的居多，反映社会政治问题的稍次，此外，便是记述风土人情和奇闻佚事。

《夜谭随录》的作者是清代满洲镶黄旗人，名叫和邦额，字霁园，号闲斋，又称霁园主人。和邦额生于乾隆元年（1736），卒年不详。他的祖父和明，历任凉州、汀州、广东右翼总兵，是一位能文能武，不迷信神道，关心百姓疾苦的官员。和邦额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祖父任上度过的，思想上受祖父的影响较大。祖父死后，和邦额回北京定居，曾在咸安宫学就读。他广于交游，亲室、官吏往还，同寻常百姓也有布衣之交。宗室诗人永忠、满洲文人恩茂先、汉族画家上官周等人都是他的挚友。

和邦额很有才华，永忠曾作诗称誉他：

多艺早推披褐日，
成名今识谪仙才。
词源自是如泉涌，
想见齐谐滚滚来。

——《书和霁园邦额〈蛾术斋诗稿〉》

和邦额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已经驰名文坛了。

乾隆三十九年(1774)和邦额中举。此后，曾任山西乐平知县。他的作品除《夜谭随录》之外，尚有《蛾术斋诗稿》、《一江风传奇》。

《夜谭随录》在描写恋爱婚姻问题时，作者继承了我国古典文学中的民主思想传统，主张郎才女貌，男欢女爱，自由结合。尤其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往往把男女之爱放到广阔的阶级矛盾或新旧思想冲突的背景下来描写。青年男女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自然是弱者；可是，为了自由、幸福，这些弱男弱女主动向封建礼法挑战，死而不已。这就注定了封建礼教的反抗者的悲剧命运。作者以爱情故事悲剧的结局，青年男女死而不已的抗争，抒发了对真善美强烈的爱，对假丑恶强烈的恨。比如，《香云》中美满姻缘活活被权势者拆散，男的被罚作苦役，呻吟在奴隶的枷锁之下。美好的爱情之花惨遭恶毒的礼法蹂躏。这不能不激起人们，尤其是青年男女对封建礼法及压迫者的愤懑之情。《小惠》中美丽善良的丫鬟与多才多情的庶出少爷勇敢地向封建等级制度挑战，深深地相爱。结果，这位叛逆女性被活活打死，她那火一般炽烈、纯洁的爱被黑暗窒息。而沉浸在痛苦之中的少爷，用凝聚着血泪和愤怒的笔下了令人哀痛欲绝的悼文，既以之悼念爱人，又借以控诉封建礼法。小惠死后则化作厉鬼，仍为追求自由、幸福而英勇抗争。复仇的女鬼形象在《倩儿》篇中也有描绘。她们一往情深的爱，一往无前地追求，生而不舍，死而不悔。这种精神极大地鼓舞着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男男女女。

《夜谭随录》中反映社会政治问题的篇章，寄托了作者对黑暗政治、贪官污吏、腐朽世风的憎恶，对穷苦百姓的爱以及对受迫害者的同情。比如，《倩霞》、《姚植之》、《张五》等篇对上

自藩王、提督、巡抚，下至知县、师爷等搜刮民脂民膏、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等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米萝老》中把三藩叛乱时，骄兵悍将杀人越货、掠卖人口等暴行暴露无遗；将身遭社会大动乱的黎民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状，描绘得淋漓尽致；对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互相救助、相濡以沫的义举，备极赞颂。《陆水部》以雍正年间惨遭文字狱之祸的陆生柟为主人公，通过斥逐之臣在穷途末路为贤者所重，美者所爱，仍为宵小所害的故事，把文字狱的酷烈，被迫害者的忠直，势利小人的卑劣，一一形诸笔端。而以陆水部因微言失去良缘，影射他以细故触君怒、罹文网的遭遇。作者流露了对残酷的文字狱的不满之情，公然为“钦犯”鸣冤，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皇帝。因此，与作者同时代的满洲贵族、礼亲王昭梿指责此篇“直为悖逆之词”，也就不足为怪了。《崔秀才》表现在宦海浮沉之中，政治风云变化之际，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种种奇形怪状。作者让趋炎附势之徒，穷形尽相，丑态百出，把他们鞭笞得体无完肤。将日下的世风描绘得活灵活现，让人们在苦笑中去认识、批判腐朽的社会意识。《铁公鸡》将视钱财重于性命的守财奴的悭吝本性活现于纸上，让狐仙对守财奴极尽揶揄之能事，最后，守财奴直落得财散人亡，这不啻是对聚敛成性者的当头棒喝。《某太医》、《赵媒婆》等篇通过对庸医害人性命、媒婆唯利是图等丑恶社会现象的针砭，对于那些利令智昏、不择手段之人，无疑是一副清凉剂。

作者继承了我国古代朴素的民主意识，宣扬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在《修鱣》篇中，通过迁都避水一事在统治集团中所引起的一场纷争，强调为政者凡事要注意人民的安危，不要置人民之死活于不顾。正是这种“贵民”思想，才使得作者笔下

的劳动人民显得那么纯朴可爱。《红姑娘》、《谭九》等篇也都集中歌颂了劳动人民的美德。狐女红姑娘那种不畏强暴，受人点滴，报以沧海的情怀，正是劳动人民优秀品质的体现。谭九虽然不过是一操贱业的城市贫民，但他对死者重然诺，致祭荒冢；对苟延残喘无依无靠的孤苦老人慷慨解囊，令人敬仰。家无宿粮的老妇人，竭其所有招待过路之人，想人之所急。凡此美德，无不令人叹为观止。给世风日下的污浊之世，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作者身为满族，对八旗贫民生计尤为关切。《谭九》篇中对佐领家守墓人困苦处境的描绘，令人黯然伤神：“室中空无所有，唯毒灯悬壁”；年轻妇女衣衫褴褛，“露一肘一腓并两踵”；吃饭时“折秭为箸，以盆代壶”。这种“鬼生活”，其实乃是下层旗人日常生活的写照。《某马甲》所反映的差役繁重，困苦不堪甚至“久不举火”的情况，也是广大八旗下层人民痛苦生活的概括。“八旗生计”是“康乾盛世”一大社会问题，众目所注，群情所关，而头脑清醒的满汉士人，对此尤为痛心疾首，竭尽心思予以妥善解决。作者站在同情八旗下层人民的立场反映这一重大社会问题，自然有其重大的社会意义，易于引起广泛的共鸣。至于作者突破狭隘的民族意识，如实描写了汉满贫民间的互助、互爱，逾越了民族畛域，就更为难能可贵了。

当然，和邦额也像封建社会所有的进步作家一样，其作品流露的思想也自有其时代、阶级的局限。他批判剥削阶级的腐败，同情人民的疾苦，出发点与落脚点自然还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秩序，求得长治久安。他向往的政清民淳，不过是改良思想的表现。而在他的作品中，不时流露出士大夫的情趣，甚至还

杂有色情描写，这不能不影响作品的美学价值。

尽管如此，但是瑕不掩瑜。《夜谭随录》在艺术上自有其特殊之处。

首先，选材多为极普通的日常生活，寓怪异于平易，生活气息强烈，地方色彩浓厚。这已突破了传统志怪小说的选材范围。《夜谭随录》中，有不少故事以真人实景为内容，甚至所写的街巷也为人所熟知，按图可考。而对旗人生活的描绘，无论从装束上还是从心理上，更是着笔成趣，历历如画。如《苏仲芬》所写女子的天足，《倩儿》、《谭九》所写女子吸烟，《某马甲》所写下层旗人之家，《红姑娘》所写八旗老兵的生活，《三官保》写北京市井无赖，《张五》写卖豆腐的早起劳作，《末存》写蒙古生活习俗等等，犹如一幅幅色彩斑斓的风俗画。还是在这习常的生活舞台上，以神鬼狐妖为主角，上演了一出出动人心魄的活剧，寓劝戒于谐乐。难怪乎鲁迅先生称许和邦额“写市井情形及朔方景物者特可观”。

其次，和邦额笔下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外貌、心理、行动、语言无一不贴切人物的性格。尤其可观的是，男性多具市井气，女性多具村野性，突破了才子佳人的俗套，丰富了文学作品形象的画廊。和邦额笔下的“市井气”、“村野性”，如实再现了城市和乡村下层人民的风貌；比起传统作品中的“才子气”、“闺阁风”更泼辣，更机敏，因而就更具有人民性。如《张五》中以卖豆腐为生的“市井细民”，有心计，善应对，语言、动作无一不带市井气。而《碧碧》中，由于用“村野性”突出了人物的个性，使得狐女碧碧比起传统作品中的闺媛，显得更加自然，令人倍感亲切。她敢于当着陌生男子汉的面，“徐徐束足”，绝非寻常的举动，就是《西厢记·酬柬》一场中的莺莺，在与张

生定情时，也断乎不敢有如此举动。再如，写碧碧发怒一场：

女勃然怒曰：“儿去此，岂便无啖饭处耶？”因目孙曰：“君木偶人，不足与语。不听好言，不久当死。穷薄相，即死亦为下鬼！彼时当高坐于刀山剑树之旁，看汝挣閼耳！”这火辣辣的语言，不但大家闺秀杜丽娘者流闻所未闻，就是沦落风尘的霍小玉，在绝命之时也难以出口。《米萝老》中的老嫗，年虽迈，可村野性犹不减分毫，不仅谈锋锐利，而且热肠如火：

嫗正色曰：“此所谓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一举两得之策也。可速去！迟则事不谐矣。”

为了成全青年男女，老嫗情愿“李代桃僵”。老嫗与老叟斗殴一场，动作富于喜剧性，更饱含着村野气：

叟……怒极，挥以老拳……嫗亦老健，撋掠不少让。老嫗的铮铮侠骨，一览无余。

第三，《夜谭随录》的细节逼真，着墨不多，画龙点睛，多有神来之笔。如《红姑娘》中，老军馋酒的心理，全赖细节烘托：

自是，每当值宿，校必多方散其侪伍，独扶筇至角楼下告曰：致语三姑娘，我今日上班矣！

表现老军的市井气，也有赖于细节：

校酒后，偶匿其玉斝，归家旋失。

再如，《铁公鸡》中，寥寥数笔，便将守财奴的形象勾画得入骨三分，也全赖细节描写：

……敝衣破帽，向亲故作贫窭状。老小数十口，日市肉半斤，茶数斤……终年不宴客，虽骨肉至亲，未尝见其匕箸是何形状。

至于《谭九》篇中，关于贫妇吸烟一段细节，更是脍炙人口，与

《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传世名著中的细节描写相比，毫不逊色：

谭坐久，颇倦，又不便偃息，乃出具就灯吸烟。妇频唆，有欲烟之色。媪察知其意，亟拊掌曰：“媳妇垂涎吸烟矣！小郎肯见赐否？”谭以烟囊付之。媪曰：“近以窘迫，不有此物已半年矣，那得烟具。”谭乃并具奉之。妇吸之甚适，眉频顿舒。

此一节，谓之传神之笔，当不为过誉吧。短短几句话，便把谭九与婆媳等三个人的性格突现出来。仅用“频唆”、“眉频顿舒”六个字，便把嗜烟之人长期未得烟吸，猛然见人于旁吸烟及自己猛吸数口之后的情态，描摹得维妙维肖。同时，还进一步烘托了贫妇的困窘，读之令人辛酸。小小的一个吸烟细节，便把作者、作品中的人物以及读者沟通起来了。

《夜谭随录》问世以来，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有许多人对该书进行评点，称誉它为“庸中之佼佼，铁中之铮铮”，与各种志怪书相比，“较诸家为差强”。清代大文学家袁枚酷爱《夜谭随录》，在自己的志怪小说《子不语》中，竟然有不少篇章是摹拟《夜谭随录》的。如：《子不语》卷六《常熟程生》、《怪风》即本《夜谭随录》卷六《棘闱志异》、卷五《怪风》；《子不语》卷二二《铁公鸡》即本《夜谭随录》卷一一《铁公鸡》（钱钟书《管锥篇增订》页六四）。

我们不揣浅陋，将《夜谭随录》有选择地翻译出版，奉献给读者朋友，期望对这部佳作的普及与研究聊尽绵薄之力。

1996年7月

● 目 录

崔秀才	(1)
梨 花	(11)
洪由义	(17)
邵廷铨	(20)
苏仲芬	(25)
陈宝祠	(30)
张 五	(35)
娄芳华	(39)
清和民	(44)
梁 生	(45)
士 卒	(53)
倩 霞	(59)
落 漱	(66)
伊 五	(68)
段公子	(71)
憨 子	(77)
米 芎 老	(80)
修 鳞	(84)
杂记五则	(91)

韩樾子	(103)
永护军	(110)
朱外委	(112)
锔人	(114)
某掌班	(116)
尸异	(118)
闵预	(121)
章佖	(126)
麻林	(130)
薛奇	(133)
吕琪	(134)
高参领	(136)
潘烂头	(138)
癞犬	(140)
嵩桫窩	(141)
獭贿	(142)
烽子	(144)
陈景之	(146)
青衣女鬼	(147)
汪越	(149)
春秋楼	(156)
棘闱志异八则	(160)
夜星子	(173)
猫怪	(176)
驴	(178)
异犬	(179)

目 录 • 3 •

施 二	(182)
陆水部	(185)
冯 碱	(192)
戴监生	(198)
佟觭角	(203)
潭 九	(207)
陆 珪	(212)
白 萍	(218)
刘大宾	(227)
庄寿年	(229)
额都司	(234)
孝 女	(238)
请 仙	(243)
某太医	(247)
地 震	(250)
朱佩茝	(252)
纸 钱	(254)
三李明	(256)
赵媒婆	(259)
三官保	(264)
倩 儿	(270)
某领催	(276)
秀 姑	(279)
玉公子	(289)
萤 火	(298)
柴 四	(301)

吴 走	(306)
周 琛	(309)
傻 白	(311)
李 生	(314)
某王子	(316)
再 生	(318)
王 侃	(320)
台方伯	(327)
瓦 器	(328)
梁氏女	(329)
铁公鸡	(331)
多前锋	(334)
骷 髏	(336)
姚植之	(337)
新安富人	(339)
维扬生	(344)
市煤人	(346)
鼠 狼	(348)
巨 人	(349)
白莲教	(350)
鬼 哭	(354)
袁 翁	(356)
堪 舆	(358)
尤大鼻	(361)
董如彪	(367)
某别驾	(375)

目 录 • 5 •

双髻道人.....	(379)
阮龙光.....	(384)
某太守.....	(387)
邓县尹.....	(390)
靳总兵.....	(392)
藕 花.....	(394)
王塾师.....	(399)

◎ 崔秀才

奉天有位姓刘的老先生，在未发迹时，本来是个大户人家的子弟，从小就放荡不羁，喜欢交游。因之，他家门前常常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过往的人没有不羡慕的。

一天，有个叫崔元素的人，送来名帖要会会他。刘先生见了他后，问他家住在什么地方。崔元素说：“我家在山东临朐，本人是个秀才，到京城已有二十年了。听说老先生喜欢交友，特来求碗饭吃。”刘先生听了很高兴，开始同他交往，不时送给他一些银钱。自此，崔元素差不多十几天来一次，每次来都伸手借钱。一来二去，刘家的人全都看不起他，开始讨厌他。唯独刘先生不嫌弃，每次总是满足他的要求。就这样过了两年多。这两年中，刘先生家中接二连三遭遇了不幸，家产很快折腾光了。又过了三年，刘家穷得精光，刘先生又数次科考不中，亲戚朋友都白眼相加，他的一言一行都招来埋怨，成了人们的话柄。渐渐地，亲朋都不同他往来了。家中的奴仆接连逃跑，有的故意捅下漏子，让他辞退掉。后来，身边只剩下一个老仆人，家里也只有老婆、闺女和儿子四口人了。年末时，全家人破衣烂衫，米缸底儿朝上，没法过年。他的女儿会作诗，吟了一首开玩笑道：“闷杀连朝雨雪天，教人何处觅黄绵。岁除不比逢寒食，底事厨中也禁烟？”刘先生听了笑着说：“我肩膀子上冻得